

嫁个外国老公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0/2021_2022__E5_AB_81_E4_B8_AA_E5_A4_96_E5_c107_210663.htm（一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...2001年8月的一天,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,前台小姐走过来,"啪"的一声丢给我一个沉甸甸的邮件,"你的信".我斜着眼睛瞅了瞅,是澳大利亚大使馆寄来的,我迟疑了一下把它拆开了,里面有几份退还给我的文件和我的护照,当然很明显还有一张签证贴在护照里,我仔细看了一下是两年期的..接下来并没有任何喜悦,因为距我递申请已有八个月余了,我好象都快忘记了这么一回事...两个月后,我收拾好一切行李,在机场挥泪告别从未离开过我的父母,和其他千千万万抱着出国梦的同胞们一样,带着一脸的迷茫踏上了飞往悉尼的班机.当飞机飞行在一万多尺的高空时,我知道我已经远离祖国,远离父母,远离那个生我养我,与我朝朝夕夕相伴的城市...因为我是在香港转的班机,所以飞机上的空哥空姐全都说着满口的英文,这让我很害怕,我的口语简直是一团糟.为了避免意外,我仔细聆听他们对其他乘客讲的每一句话,然后再记住别人的回答,这样轮到我时总算是临阵不乱了.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飞机终于平稳地降落在悉尼国际机场,我笨拙地推着硕大的行李箱准备出关,我把在机上填好的出关表递给海关人员,他问我真的都填报了吗,我回答说是的,怕他不信,我又手忙脚乱地准备开箱让他检查.谁知他手一挥说你可以去那边排队出去了,啊?哦,这么简单呀,可能看我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不会做违法的事吧..来接我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,我们并未见过面,当我得知她特意请假到机场接我时,我真是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,可能到了国外才能真正体会还是同胞亲吧.当我看见她时她正举着我的名字在焦急地张望呢,

我急忙向她挥挥手,然后推着我的大箱子跑过去...她帮我找的屋子在ashfield,一个住满了上海人的地方.我的房间在二楼,她麻利地帮我把那个重达30公斤的大家伙搬上楼时,我不禁想到她刚来时也和我差不多吧,可现在她已经变了,生活的磨练使她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力的"女强人"了.说实话她还比我小两岁呢,真令人惭愧.屋主是对年轻的上海夫妇,女主人领着我看了看房子,挺不错的我想,家用电器一应俱全,还有席梦思,衣柜,书桌,地上还铺着地毯呢..比我想象的好多了.房租是au\$90元一周,两周付一次,再加上多付两周的bond,如果要搬家提前两周告知.我数了360元澳币递给房东,然后放下行李就跟她去银行开户.澳洲的办事效率实在不敢恭为,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办好,这要是在国内也就两分钟吧..她说还有事要先走了,我谢过她也准备回家布置一下再睡上一觉.从我住的地方到station大概要走15-20分钟,这不,第一次回家就迷路了,手里拿着地图,可还是找不着北,从小到大地理就没学好过,地图更是看不懂..没办法,找了一家华人商店,总算问清楚了怎么回家. (二) 第二天我就上city找学校去了,在wynyard下的车,一出车站,天啊,怎么头晕得厉害.昨天从机场到住的地方沿路看到的都是矮矮小小的屋子,觉着好象还不如国内呢.可现在,当我站在悉尼的CBD(centual business district),在高楼林立的对比下,我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.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拿着地图怎么也找不到要去的地方,眼看天色已晚,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.在十字路口我徘徊了半个多小时,终于鼓起勇气去问路.我挑了一个年纪偏大的胖女人,看上去还比较和蔼.她很高兴地为我指了路,在以后的多次问路中,我感到绝大多数鬼佬都是非常热情的,他们很好客..学校告诉我第二个星期去上课.班上只有十来个同学,中国

学生就占了一多半,剩下的有韩国的,日本的,俄罗斯的,和欧洲的.我比较内向,和中国同学都讲不了什么话,更不用提外国朋友了,除非他们找我不然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们讲话的.这也算是一个缺点吧,至少很大程度会影响到我的口语.老师是个英国小伙子,他看出我的英文不错就是太胆小了,于是经常会叫我回答问题或者单独给我练习口语.这使我在短短两周后就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,我写的作文经常可以拿到90分的高分,总算有点出息了.在澳洲的头三个月是我最痛苦的一段经历,我的家庭并不富裕,我用自己的积蓄再加上妈妈给的还有借的一共才带了2万多澳币.在还没找到工作的日子里,我不敢多花一分钱.而且每当我把吃一个盒饭换算成人民币都要30元的时候,我总是咽咽口水,回家泡碗方便面吃,谁让我自己又不会做饭呢.就这样,方便面成了我的主食,为了能够换换口味,我买回了各种各样的,有韩国的,泰国的,越南的,香港的,台湾的...我敢说在悉尼超市里卖的方便面没有我没吃过的.那段日子都快忘记肉是什么滋味了.最让我恐惧的是寂寞,没有朋友,回到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这样下去迟早会疯掉的.于是,我开始抽烟,七,八块澳币一包的winfield够我抽一两个星期的.并不是真的有瘾,只是总得有个办法缓和一下精神压力吧.我想,算了,实在不行,读完语言班咱就回去吧,爹妈不会让我吃这个苦的.可是妈妈的一封来信改变了我的想法.信上说为了省点钱好寄给我用,他们连肉都不敢买了,找别人借的钱还要分月还上..我的心一酸,眼泪再也忍不住了...没有开灯,我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任泪水无声地流着...我跑到opera house,面对着涛涛的海水,孤伶伶坐在一条板凳上.对面是灯火通明的北悉尼,也是悉尼的富人区,也许那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的立足之地吧..微咸的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,

也吹走了我的烦恼.我告诉自己,无论多么艰苦都要坚持下去.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把它走好,不光是为自己还有那年迈的双亲,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操心了.我开始找工作,可是不会讲广东话和英语不够流利使我失去了很多的机会.最后终于在一家华人餐馆当上了waitress,每小时8个澳币,我干的很吃力,在国内怎么说也是个人人羡慕的外企白领,月薪几千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哪一辈子受过这种罪啊.眼泪和着米饭一起下肚,咬咬牙顶下去..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危机,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.学校那边出了点问题,我需要提交新的资料,否则签证都有可能被取消.我只有尽一切努力先保证我的签证.到了澳洲你会发现,在国内每个人都盼着拿签证,到了这里每个人都盼着拿PR,为了能留下来都使出了浑身解数.班上一个西安的小伙子,长得挺帅的,女朋友也是又漂亮又温柔,他们同居都快一年了吧.突然有一天他女朋友要跟他分手,说是要和别人结婚拿身份去了.他差点没把那女孩给活活掐死.过了两个星期,他也开始到处打听有没有人能帮他办身份了。我的同学--一个北京来的刚满十九的女孩对我说,她的一个朋友比她大两岁,当时也是持学生签证过来的,一到这里就跟人结婚办了身份,如今马上就可以拿永居了..刚开始我还非常吃惊,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,这种事在悉尼遍地都是.有耐心的等读完书申请技术移民,没耐心的就结婚直接拿PR,那些书没读好又找不到人办身份的宁愿花3万多澳币假结婚买个PR,还有甚者直接当了黑民.悉尼真的这么好吗?值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下来吗??几个月以后,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.由于学校就在townhall station附近,我经常有事没事跑去QVB里闲逛一下,虽然买不起什么,但是eye shopping一番也是很满足了.下了课就跟同学一起去China town

吃晚饭,去得最多的就是"别不同",来一份福建炒饭,也算是待自己不薄了.顺便提一下,我不太喜欢香港人和台湾人.据我所知没几个同胞真能和台湾人作朋友的,你当他是中国人吧,他偏不认帐,算了还是让国家来处理这个问题吧.至于香港人,简直拽得没法形容,既然不是同道中人,那就各走各的吧.虽然适应了这里的生活,各方面都有了好转,但是金钱带给我的压力却一直没有减少.为了不让爸妈担心,我告诉他们找到了两份兼职,一天能赚不少钱呢,很快就能寄回去还帐了.妈妈听了可高兴了,她一定会跑出去说女儿总算有出息了,不但留了洋,还能寄钱回家了.这是个善意的谎言,我瞒了他们很久.其实哪有那么好找工作啊,一份工已经快把我累死了,两份岂不是要我的命吗!真正能出国读书的,大部分家里条件都还不错,看着那些十七八岁的小辈们花起钱来如流水,住最好的公寓,吃大鱼大肉,我也羡慕啊,什么时候也能那样享受享受一定幸福死了吧. (三) 快到圣诞节了,学校组织全校同学一起去海边BBQ.我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穿什么衣服了,平时穿得最多的是白色T恤衫和牛仔裤,我拿起一条还没有机会穿过的裙子在镜子前面比划着.我突然注意到头发已经长长了还有些凌乱,姣好的面容也显得憔悴不堪,心里一惊,这是我吗??最后决定去剪个头发,在Ashfield找一间小小的理发店,理发师是个天津来的小伙子,高高帅帅的.见到我他突然有点脸红,我也觉得怪怪的.他的手艺还不错,客人也是络绎不绝,我是最后一个,好不容易才轮到我,在椅子上坐下来,不太敢看他的眼睛.他熟练地拿着剪刀打理着我的头发,他的手指会有意无意地碰触到我的脸庞.剪完后,我非常满意,又回到了以往的神彩飞扬,这时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,从镜子里呆呆地望着我,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连忙问他怎么了,

他叹了一口气,说,没什么只是想多看看你.以后每次他都会这样,我知道他一定有一段往事令他牵挂不已,只是我也帮不了他.他坚持不收我的钱,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这样.几个月以后我和他永久地失去了联系,因为我弄丢了他的号码,而他也已早就不在那里了...每当我走在悉尼熙熙攘攘的街头,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,就象一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..命运是一个迷,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,你也不会知道可能无意中遇到的一个人会改变你的一生..三月的一天,我正在餐馆里打工,这时,走进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亚洲年轻人,戴着金边小眼镜,斯斯文文的,手里拿着一叠文件.我把他带到座位上,然后用英文问他要吃点什么.在悉尼,即使看着象中国人也要讲英语,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日本人,韩国人,越南人或者其他亚洲人.然而他却面带微笑地对我讲着国语,听着他类似台湾腔的普通话,我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台湾人.于是我换上了冷冷的面孔.可他好象对我颇感兴趣,一直微笑着打量着我.从那以后,每天他都来吃饭,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(一)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...2001年8月的一天,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,前台小姐走过来,"啪"的一声丢给我一个沉甸甸的邮件,"你的信".我斜着眼睛瞅了瞅,是澳大利亚大使馆寄来的,我迟疑了一下把它拆开了,里面有几份退还给我的文件和我的护照,当然很明显还有一张签证贴在护照里,我仔细看了一下是两年期的..接下来并没有任何喜悦,因为距我递申请已有八个月余了,我好象都快忘记了这么一回事...两个月后,我收拾好一切行李,在机场挥泪告别从未离开过我的父母,和其他千千万万抱着出国梦的同胞们一样,带着一脸的迷茫踏上了飞往悉尼的班机.

当飞机飞行在一万多尺的高空时,我知道我已经远离祖国,远离父母,远离那个生我养我,与我朝朝夕夕相伴的城市... 因为我是在香港转的班机,所以飞机上的空哥空姐全都说着满口的英文,这让我很害怕,我的口语简直是一团糟.为了避免意外,我仔细聆听他们对其他乘客讲的每一句话,然后再记住别人的回答,这样轮到我时总算是临阵不乱了.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飞机终于平稳地降落在悉尼国际机场,我笨拙地推着硕大的行李箱准备出关,我把在机上填好的出关表递给海关人员,他问我真的都填报了吗,我回答说是的,怕他不信,我又手忙脚乱地准备开箱让他检查.谁知他手一挥说你可以去那边排队出去了,啊?哦,这么简单呀,可能看我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不会做违法的事吧..来接我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,我们并未见过面,当我得知她特意请假到机场接我时,我真是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,可能到了国外才能真正体会还是同胞亲吧.当我看见她时她正举着我的名字在焦急地张望呢,我急忙向她挥挥手,然后推着我的大箱子跑过去...她帮我找的屋子在ashifield,一个住满了上海人的地方.我的房间在二楼,她麻利地帮我把那个重达30公斤的大家伙搬上楼时,我不禁想到她刚来时也和我差不多吧,可现在她已经变了,生活的磨练使她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力的"女强人"了.说实话她还比我小两岁呢,真令人惭愧.屋主是对年轻的上海夫妇,女主人领着我看了看房子,挺不错的我想,家用电器一应俱全,还有席梦思,衣柜,书桌,地上还铺着地毯呢..比我想象的好多了.房租是au\$90元一周,两周付一次,再加上多付两周的bond,如果要搬家提前两周告知.我数了360元澳币递给房东,然后放下行李就跟她去银行开户.澳洲的办事效率实在不敢恭为,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办好,这要是在国内也就两分钟吧..她说还有事要先

走了,我谢过她也准备回家布置一下再睡上一觉.从我住的地方到station大概要走15-20分钟,这不,第一次回家就迷路了,手里拿着地图,可还是找不着北,从小到大地理就没学好过,地图更是看不懂..没办法,找了一家华人商店,总算问清楚了怎么回家.(二)第二天我就上city找学校去了,在wynyard下的车,一出车站,天啊,怎么头晕得厉害.昨天从机场到住的地方沿路看到的都是矮矮小小的屋子,觉着好象还不如国内呢.可现在,当我站在悉尼的CBD(centual business district),在高楼林立的对比下,我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.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拿着地图怎么也找不到要去的地方,眼看天色已晚,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.在十字路口我徘徊了半个多小时,终于鼓起勇气去问路.我挑了一个年纪偏大的胖女人,看上去还比较和蔼.她很高兴地为我指了路,在以后的多次问路中,我感到绝大多数鬼佬都是非常热情的,他们很好客..学校告诉我第二个星期去上课.班上只有十来个同学,中国学生就占了一多半,剩下的有韩国的,日本的,俄罗斯的,和欧洲的.我比较内向,和中国同学都讲不了什么话,更不用提外国朋友了,除非他们找我不然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们讲话的.这也算是一个缺点吧,至少很大程度会影响到我的口语.老师是个英国小伙子,他看出我的英文不错就是太胆小了,于是经常会叫我回答问题或者单独给我练习口语.这使我在短短两周后就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,我写的作文经常可以拿到90分的高分,总算有点出息了.在澳洲的头三个月是我最痛苦的一段经历,我的家庭并不富裕,我用自己的积蓄再加上妈妈给的还有借的一共才带了2万多澳币.在还没找到工作的日子里,我不敢多花一分钱.而且每当我把吃一个盒饭换算成人民币都要30元的时候,我总是咽咽口水,回家泡碗方便面吃,谁让我自己又不会做饭呢.就

这样,方便面成了我的主食,为了能够换换口味,我买回了各种各样的,有韩国的,泰国的,越南的,香港的,台湾的...我敢说在悉尼超市里卖的方便面没有我没吃过的.那段日子都快忘记肉是什么滋味了.最让我恐惧的是寂寞,没有朋友,回到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这样下去迟早会疯掉的.于是,我开始抽烟,七,八块澳币一包的winfield够我抽一两个星期的.并不是真的有瘾,只是总得有个办法缓和一下精神压力吧.我想,算了,实在不行,读完语言班咱就回去吧,爹妈不会让我吃这个苦的.可是妈妈的一封信改变了我的想法.信上说为了省点钱好寄给我用,他们连肉都不敢买了,找别人借的钱还要分月还上..我的心一酸,眼泪再也忍不住了...没有开灯,我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任泪水无声地流着...我跑到opera house,面对着涛涛的海水,孤伶伶坐在一条板凳上.对面是灯火通明的北悉尼,也是悉尼的富人区,也许那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的立足之地吧..微咸的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,也吹走了我的烦恼.我告诉自己,无论多么艰苦都要坚持下去.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把它走好,不光是为自己还有那年迈的双亲,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操心了.我开始找工作,可是不会讲广东话和英语不够流利使我失去了很多的机会.最后终于在一家华人餐馆当上了waitress,每个小时8个澳币,我干的很吃力,在国内怎么说也是个人人羡慕的外企白领,月薪几千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哪一辈子受过这种罪啊.眼泪和着米饭一起下肚,咬咬牙顶下去..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危机,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.学校那边出了点问题,我需要提交新的资料,否则签证都有可能被取消.我只有尽一切努力先保证我的签证.到了澳洲你会发现,在国内每个人都盼着拿签证,到了这里每个人都盼着拿PR,为了能留下来都使出了浑身解数.班上一个西安的小伙

子,长得挺帅的,女朋友也是又漂亮又温柔,他们同居都快一年了吧.突然有一天他女朋友要跟他分手,说是要和别人结婚拿身份去了.他差点没把那女孩给活活掐死.过了两个星期,他也开始到处打听有没有人能帮他办身份了。我的同学--一个北京来的刚满十九的女孩对我说,她的一个朋友比她大两岁,当时也是持学生签证过来的,一到这里就跟人结婚办了身份,如今马上就可以拿永居了..刚开始我还非常吃惊,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,这种事在悉尼遍地都是.有耐心的等读完书申请技术移民,没耐心的就结婚直接拿PR,那些书没读好又找不到人办身份的宁愿花3万多澳币假结婚买个PR,还有甚者直接当了黑民.悉尼真的这么好吗?值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下来吗??几个月以后,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.由于学校就在townhall station附近,我经常有事没事跑去QVB里闲逛一下,虽然买不起什么,但是eye shopping一番也是很满足了.下了课就跟同学一起去China town吃晚饭,去得最多的就是"别不同",来一份福建炒饭,也算是待自己不薄了.顺便提一下,我不太喜欢香港人和台湾人.据我所知没几个同胞真能和台湾人作朋友的,你当他是中国人吧,他偏不认帐,算了还是让国家来处理这个问题吧.至于香港人,简直拽得没法形容,既然不是同道中人,那就各走各的吧.虽然适应了这里的生活,各方面都有了好转,但是金钱带给我的压力却一直没有减少.为了不让爸妈担心,我告诉他们找到了两份兼职,一天能赚不少钱呢,很快就能寄回去还帐了.妈妈听了可高兴了,她一定会跑出去说女儿总算有出息了,不但留了洋,还能寄钱回家了.这是个善意的谎言,我瞒了他们很久.其实哪有那么好找工作啊,一份工已经快把我累死了,两份岂不是要我的命吗!真正能出国读书的,大部分家里条件都还不错,看着那些十七八岁

的小辈们花起钱来如流水,住最好的公寓,吃大鱼大肉,我也羡慕啊,什么时候也能那样享受享受一定幸福死了吧。(三)快到圣诞节了,学校组织全校同学一起去海边BBQ.我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穿什么衣服了,平时穿得最多的是白色T恤衫和牛仔裤,我拿起一条还没有机会穿过的裙子在镜子前面比划着.我突然注意到头发已经长长了还有些凌乱,姣好的面容也显得憔悴不堪,心里一惊,这是我吗??最后决定去剪个头发,在Ashfield找一间小小的理发店,理发师是个天津来的小伙子,高高帅帅的.见到我他突然有点脸红,我也觉得怪怪的.他的手艺还不错,客人也是络绎不绝,我是最后一个,好不容易才轮到我,在椅子上坐下来,不太敢看他的眼睛.他熟练地拿着剪刀打理着我的头发,他的手指会有意无意地碰触到我的脸庞.剪完后,我非常满意,又回到了以往的神彩飞扬,这时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,从镜子里呆呆地望着我,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连忙问他怎么了,他叹了一口气,说,没什么只是想多看看你.以后每次他都会这样,我知道他一定有一段往事令他牵挂不已,只是我也帮不了他.他坚持不收我的钱,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这样.几个月以后我和他永久地失去了联系,因为我弄丢了他的号码,而他也已早就不在那里了...每当我走在悉尼熙熙攘攘的街头,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,就象一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..命运是一个迷,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,你也不会知道可能无意中遇到的一个人会改变你的一生..三月的一天,我正在餐馆里打工,这时,走进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亚洲年轻人,戴着金边小眼镜,斯斯文文的,手里拿着一叠文件.我把他带到座位上,然后用英文问他要吃点什么.在悉尼,即使看着象中国人也要讲英语,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日本人,韩国人,越

南人或者其他亚洲人.然而他却面带微笑地对我讲着国语,听着他类似台湾腔的普通话,我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台湾人.于是我换上了冷冷的面孔.可他好象对我颇感兴趣,一直微笑着打量着我.从那以后,每天他都来吃饭,